

漢語「聞／嗅」義詞的現狀與歷史*

Language and Linguistics
15(5) 699–732
© The Author(s) 2014
Reprints and permissions:
sagepub.co.uk/journalsPermissions.nav
DOI: 10.1177/1606822X14528641
lin.sagepub.com



汪維輝¹ · 秋谷裕幸²

浙江大學¹
愛媛大學²

表示「用鼻子聞」義的詞屬於人類語言的基本詞。本文討論漢語「聞」義詞在現代方言中的分布和歷史上的演變，並嘗試對兩者的關係作出解釋。現代方言中的「聞」義詞有聞、嗅1-a、嗅1-b、嗅2-a、嗅2-b、鼻、噴、聽、唸、□th陰上（有音無字）等，主流演變是：{嗅2許救切→嗅1香仲切→聞→聽兼指「聽」}。歷史上的主流演變是{嗅→聞}，其間「聞」的詞義從最初兼表「聽到聲音」和「聞到氣味」專化為只表「聞到氣味」，然後又轉化為表示「嗅」。「聞」大約在東晉產生「嗅」義，到元代的北方口語裡大致已經完成對「嗅」的替換。「聞」取代「嗅」的起因可能是避諱。

關鍵詞：漢語「聞／嗅」義詞，現狀，歷史，漢語方言，漢語詞彙史

1. 引言

表示「用鼻子聞／嗅」意義的詞屬於人類語言的基本詞，被斯瓦迪士 (Morris Swadesh) 列入 200 核心詞表（序號 187，to smell）。本文討論漢語表「聞」¹ 義的詞在現代方言中的分布和歷史上的演變，並嘗試對兩者的關係作出解釋。

2. 現狀

根據《漢語方言地圖集·詞彙卷》（曹志耘主編 2008）「122 聞用鼻子～」地圖（下文簡稱《圖 122》）和其他資料，可以把現代漢語方言中「聞」義詞的分布概況歸納成〈表 1〉。

* 本研究得到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「基於嚴格語音對應的漢語與民族語關係字研究」（13&ZD132）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「漢語核心詞的歷史與現狀研究」（11BYY062）的資助。撰寫本文期間，承蒙岩田禮教授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見，真大成博士和胡波博士也提出了有價值的修改意見，胡波博士和任玉函博士還提供了相關的資料，另承匿名審稿人惠賜十分重要的修改建議，謹此一並致謝。文中錯誤概由作者負責。

¹ 下文除非特別說明，「聞」都是指「用鼻子聞」義，不包括「聽見」義。

〈表 1〉「聞」義詞的概況

| 詞項 | 方言區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|
| 聞 | 官話、晉語、吳語太湖片（部分）、婺州片（金華）、處衢片（龍游、麗水）、贛語（少數）、湘語（少數）、東部粵語、湖南土話、平話桂北片 |
| 嗅1-a | 吳語太湖片（部分）、台州片、甌江片、徽語、北部贛語、湘語、粵語（茂名、電白）、平話桂北片（資源、臨桂、永福）、官話（桐城、樅陽） |
| 嗅1-b | 西部粵語（部分）、平話桂南片（部分） |
| 嗅2-a | 閩語閩東區福寧片、邵將區（邵武、光澤）、北部贛語（少數）、南部贛語、湘語（少數）、江西南部的客家話、吳語太湖片（吳江黎里）、徽語（婺源）、 ² 平話桂南片（賓陽） |
| 嗅2-b | 西部粵語（部分）、平話桂南片（部分） |
| 鼻 | 閩語、廣東東部和台灣的客家話 |
| 噴 | 吳語處衢片、婺州片、徽語（少數）、贛語（瀏陽） |
| 聽／聽～聞／ 聽～嗅1-a | 官話（部分）、吳語（溫州）、徽語（休寧）、贛語（太湖）、湘語（部分）、粵語（廣寧、雲安）、粵語勾漏片、鄉話（蘆溪） |
| 嘲 | 平話桂南片（龍州） |
| □ th -陰上 （有音無字） | 閩語閩東區（蒼南）、吳語處衢片（青田）、甌江片（蒼南） |

「嗅1」來自「香仲切」（*hiǝuŋ去聲³），「嗅2」來自「許救切」（*hiǝu去聲）；「a」表示聲母為 [h ɕ] 等擦音，「b」則表示聲母為 [ɲ ɳ] 等鼻音。

2.1 聞

「聞」主要分布在北方方言⁴和東部粵語及其周邊地區。此外，吳語太湖片、婺州片、處衢片以及贛語、湘語等南方方言當中也有分布。這可以理解為北方方言「聞」的延伸，應該是從北方方言引進的說法。關於東部粵語裡的「聞」，我們將在 4.3.1 節進行討論。

吳語中「聞」的聲母多讀 [m]，與北方方言的 [v] 或零聲母不相同，比如蘇州方言讀作 [mən²]（北京大學 1995:334）。但也有少數吳語方言讀作 [v]，與北方方言中「聞」的聲母相同或相近，比如處衢片龍游方言讀 [vəŋ²]（曹志耘等 2000:400–401）。[m] 代表早期讀音，[v] 則代表晚期讀音，說明吳語長期接受北方方言的影響。

² 據《圖 122》的材料。平田昌司等 (1998:296) 記錄的是 [ciəm⁵]，為「嗅1-a」。

³ 中古音的擬音根據平山久雄 (1967)。

⁴ 「北方方言」指官話和晉語的統稱，「南方方言」則指除官話和晉語以外的方言。

2.2 嗅1-a

主要分布在吳語太湖片（甬江小片、臨紹小片東部、蘇滬嘉小片少數）、台州片、甌江片以及徽語、北部贛語、湘語等南方方言，大致上相當於 Norman (1988:181–183) 所說 Central group（吳語、贛語、湘語）的分布區。例如：常熟 $xuŋ^5$ （錢乃榮 1992:895）；溫州 $hoŋ^5$ ；南昌 $ciuŋ^5$ ；雙峰 $ciɛn^5$ （以上據北京大學 1995:334）。另外，官話也有個別點用「嗅1-a」。例如：桐城 $xuən^5$ 。⁵

2.3 嗅2-a

主要分布在閩語閩東區福寧片、邵將區（邵武、光澤）、南部贛語、湘語（少數）、江西南部的客家話。比如：福鼎 xiu^5 ；寧德九都 heu^5 ；光澤 $həu^5$ ；大庾 ciu^5 （李如龍、張雙慶 1992:354）。另外，吳語、徽語、桂南平話也存在用「嗅2-a」的方言。例如：吳江黎里 ciu^5 （錢乃榮 1992:895）。

2.4 嗅1-b、嗅2-b

多數廣西粵語和平話的「聞」義詞聲母讀作鼻音，主要有兩種形式，一種是陰聲韻，另一種是陽聲韻。例如：賓陽 $niəu^{55}$ ；⁶ 化州 $niŋ^{33}$ （覃遠雄 2005:212）。《圖 122》都處理成有音無字。覃遠雄 (2005:212) 則認為它們分別是「嗅2許救切」和「嗅1香仲切」。他指出了粵語和平話中另外一個讀作鼻音聲母的曉母字「朽」。例如：廣州 neu^{35} ；邕寧 neu^{33} 。我們贊同覃遠雄 (2005) 這一觀點。他所推測的聲母演變過程是： $hi \rightarrow ji \rightarrow ni \rightarrow ɲ \rightarrow ɲ/\eta$ 。「 $ji \rightarrow ni$ 」的演變可視為「元音高頂出位增生鼻音」。參看朱曉農 (2004:445)。

2.5 鼻

除閩東區福寧片、邵將區邵武、光澤以外的閩語以及廣東東部和台灣的客家話「聞」說「鼻」。例如：廈門：鼻 $phĩ^6$ ；福州：鼻 pei^6 ；梅縣：鼻 $phĩ^5$ （以上據北京大學 1995:334）。部分閩語「鼻子」用單音詞「鼻」表示，所以有時不分「用鼻子聞」和「鼻子」。比如建陽莒口「用鼻子聞」和「鼻子」都說「鼻」 $pɦoi^6$ ，潮州都說「鼻」 $phĩ^6$ （北京大學 1995:248, 334）。⁷ 不過，在閩語區更常見的是表示「聞」的「鼻」和表示「鼻子」的「鼻」不同音的

⁵ 本文的方言材料中，桐城、福鼎、寧德九都、光澤、浦城、建陽莒口、仙游、平潭、浦城石陂的材料根據秋谷裕幸的調查。

⁶ 據《圖 122》，賓陽用「嗅2-a」。

⁷ 下文 3.3 節也涉及這個現象。

情況。例如莆仙區仙游方言「鼻鼻子」 $p^{h}i^{5}$ ≠「鼻聞」 pi^{6} ；閩東區平潭方言「鼻鼻子」 $p^{h}e^{5}$ ≠「鼻聞」 $p^{h}e^{6}$ ；閩北區浦城石陂方言「鼻鼻子」 $p^{h}i^{6}$ ≠「鼻聞」 bi^{6} 。參看秋谷裕幸(2008:243, 250)。

2.6 噴

吳語處衢片、婺州片以及少數徽語用 $[p^{h}]$ 聲母、陽聲韻、調類陰平或陰去的「聞」義詞。總的來說，這一說法分布得十分集中。例如：

處衢片：開化 $p^{h}əŋ^{1}$ ；常山 $p^{h}oŋ^{1}$ ；玉山 $p^{h}oŋ^{1}$ ；雲和 $p^{h}əŋ^{1}$ ；慶元 $p^{h}oŋ^{1}$ ；浦城 $p^{h}əuŋ^{1}$ ；
婺州片：湯溪 $p^{h}ao^{5}$ ；浦江 $p^{h}ən^{5}$ ；東陽 $p^{h}om^{1}$ ；磐安 $p^{h}aom^{5}$ ；永康 $p^{h}əŋ^{1}$ ；武義 $p^{h}en^{1}$ ；
徽語：淳安 $p^{h}om^{1}$ ；遂安 $p^{h}ən^{5}$ ；壽昌 $p^{h}om^{5}$ ；績溪 $p^{h}ā^{5}$ ；祁門 $p^{h}ɿŋ^{5}$ ；黟縣 $p^{h}aŋ^{1}$ 。

參看曹志耘等(2000:400–401)、曹志耘、秋谷裕幸(未刊稿)、曹志耘(1996:189)、平田昌司等(1998:296)。

據《圖 122》，湖南省贛語瀏陽方言用「嗅2-a」，但是夏劍欽(1998:54)所記錄的卻是「噴」 $[p^{h}əŋ^{1}]$ ，顯然與處衢片等方言的形式相同。

《圖 122》把陰去的說法認定為「碰」，其餘處理成有音無字。我們認為它們都是同源詞，儘管調類和韻母缺乏嚴謹的語音對應關係，而正如夏劍欽(1998:54)所說其本字大概就是「噴」。⁸《廣韻》裡「噴」有兩個讀音：平聲魂韻「普魂切」和去聲恩韻「普悶切」。「噴」說的問題是，有些方言的韻母不一定與「噴」相同，比如慶元方言「噴」讀作 $[p^{h}əŋ^{5}]$ ，與「聞」義詞 $[p^{h}oŋ^{1}]$ 不同韻。

2.7 聽

還有少數方言用「聽」表示「聞」，分布得很零星、分散，不存在集中分布的地區。這些方言中「用耳朵聽」也說「聽」。例如官話牟平：聽聽；聞 $thiŋ^{1}$ （羅福騰 1997:332）；徽語休寧：聽聽；聞 $thā^{1}$ （平田昌司等 1998:296, 308）；粵語勾漏片：聽聽；聞 $thɛŋ^{1}$ （鄧玉榮 2008:210）。湘語溆浦方言既說「嗅香仲切」 $[ci^{5}]$ 也說「聽兼指『聞』」 $[thɿ^{5}]$ ，不過詞義稍有區別，「嗅」指「主動聞」，「聽」則指「無意聞到」（賀凱林 1999:187）。⁹吳語溫州方言也既說「嗅香仲切」 $[hoŋ^{5}]$ 也說「聽兼指『聞』」 $[thɛŋ^{1}]$ ，後者特指「遠聞」（北京大學 1995:334）。

⁸ 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（許寶華、宮田一郎主編 1999: 2465）把浦城方言的「聞」義詞寫作「芳」。

⁹ 關於這兩個詞義之間的區別，參看下文 3.2.2 節。

2.8 嘍

平話桂南片龍州方言說「嘍」，《集韻》入聲覺韻色角切：「《說文》：吮也。」

2.9 □ t^h -陰上（有音無字）

這個說法分布在浙江省溫州市的少數方言：蒼南閩語 $t^h\phi^3$ ；蒼南吳語 $t^h\phi^3$ ；青田 $t^hu\alpha^3$ 。參看秋谷裕幸 (2005:184)、王文勝 (2012:202)。

3. 歷史

漢語史上，「聞」義詞主要有「嗅」和「聞」，上古還有一個特殊的「歆」；「鼻」「聽」「噴」「嘍」等則文獻罕見或未見。下面分別討論。

3.1 嗅（臭、齷）

「嗅（臭、齷）」是漢語中最古老的「聞」義詞，最初寫作「臭」，後作「齷」「嗅」等。

3.1.1 臭

「臭」在最初的時候既是名詞指「氣味」，又可以用作動詞表示「用鼻子聞（氣味）」，是所謂的「動名同詞」，這跟英語的 *smell* 既是名詞「氣味」又是動詞「聞氣味」是一樣的。《說文解字·犬部》：「臭，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。从犬、自。」徐鉉等注：「自，古鼻字。犬走以鼻知臭，故从犬。」段玉裁注：「『走臭』猶言『逐氣』。犬能行路蹤迹前犬之所至，於其氣知之也，故其字从犬、自，自者，鼻也。」「臭」字甲骨文已見，不過可能是用作地名（參看《古文字詁林》「臭」字條）。《集韻·宥韻》：「臭，逐氣也。許救切。」《荀子·榮辱》：「彼臭之而無嫌於鼻，嘗之而甘於口，食之而安於體。」又《禮論》：「成事之俎不嘗也，三臭之不食也。」楊倞注：「臭謂歆其氣。」

3.1.2 齷

《說文·鼻部》：「齷，以鼻就臭也。从鼻、臭，臭亦聲。讀若畀牲之畀。」（據段注本）《漢書·叙傳上》：「不韙聖人之罔，不齷驕君之餌。」顏師古注：「齷，古嗅字也。」「齷」的文獻用例少見，實際上多寫作「嗅」。

3.1.3 嗅

「嗅」是「𤝵」的或體，《玉篇·鼻部》：「𤝵，《說文》：『以鼻就臭也。』《論語》曰：『三𤝵而作。』亦作嗅。」所引《論語》在〈鄉黨〉篇，今傳世本作「嗅」，宋邢昺疏：「嗅，謂鼻歆其氣。」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：「嗅之，則使人狂醒，三日而不已。」《呂氏春秋·適音》：「鼻之情欲芬香，心弗樂，芬香在前弗嗅。」《韓非子·外儲說左下》：「樹橘柚者，食之則甘，嗅之則香。」後世用例常見，不備舉。「嗅」與「聞」的歷時替換詳下文 3.2.2 節。

3.1.4 嚙、馱、嗅

後起俗體或作「嚙」，《漢語大字典》「嚙」條：「同『𤝵（嗅）』。《龍龕手鑑·口部》：『嚙、嗅，正作𤝵。』《本草綱目·蟲部·螻蛄》：『嚙鼻消水。面浮甚者，用土狗一個、輕粉二分半為末，每嚙少許入鼻內，黃水出盡為妙。』」（第二版 723 頁）或作「馱」，《大字典》：「馱 xiù 同『臭』。」（第二版 5095 頁）又有俗體作「嗅」，五代後晉《可洪音義》卷六《大方廣寶篋經》音義「有嗅」條：「許赦[救]反，以鼻取氣也，正作𤝵、嗅二形。」大正藏本《大方廣寶篋經》作「有嗅」。¹⁰《漢語大詞典》引王統照《小紅燈籠的夢》一例：「那得意的黃毛狗汪汪叫了兩聲，用軟柔柔的鼻子到阿寶破了皮的足踝上嗅著。」時代可大大提前。

3.1.5 「嗅」讀陽聲韻

由於漢字非表音文字，所以歷史文獻中的「嗅」字究竟是讀「許救切」還是「香仲切」一般不得而知，不過偶爾也會有一些材料可以證明歷史上「嗅」有陽聲韻的讀法。比如有一部詞典（失記出處）的「訓老」條說：

市語。指鼻子。一般作「嗅老」。「訓」有可能是「嗅」的音變，或是「熏」的借字。舊戲曲業市語稱鼻子為「熏子」，東北土匪稱鼻子為「訊頭」。明佚名《醉太平帶蓮花落·掉侃》：「再休題嗑著齒老，剪著稍老，睜著瞞老，側著聽老，聳著訓老，摸著乳老，舒著爪老。」

按，「訓、熏、訊」均當是「嗅」的記音字。¹¹張相《詩詞曲語辭匯釋》卷六「老」條引方諸生（即王驥德）本《西廂》五之三注：「北人鄉語，多以老作襯字，如眼為睜老，鼻為嗅老，牙為柴老，耳為聽老，手為爪老，拳為扣老，肚為庵老之類。」正作「嗅老」。

¹⁰ 感謝真大成博士檢示這條材料。

¹¹ 王學奇(1982)和王學奇、王靜竹(2002:968)都認為「訓老」是指「肩」，王學奇、王靜竹(2002:696)又說「耳為『聽老』或『訓老』」，這恐怕都是據「聳著訓老」一句所作的臆測。宋無名氏《綺談市語·身體門》記載得很清楚：「肩玉樓，鼻玉盧、嗅老，耳聽老、聞子。」「肩」叫「玉樓」，「耳」叫「聽老」或「聞子」，都不叫「訓老」。

「訓」是問韻曉母字，與「嗅香仲切」不對應。不過，我們仍然可以知道明代北方話中「嗅」存在陽聲韻的讀法，與「香仲切」一脈相承，而與今天讀作「許救切」(xiù)的不同。¹²「香仲切」這一反切在普通話中讀作 xiòng。普通話的這個音節不存在常用字。明代的北方話應該也這樣，就是說「香仲切」難以用同音字來代替。那麼，「訓、熏、訊」有可能不是同音字，而是近音字。

3.2 聞

3.2.1 「聞」的詞義

關於「聞」的詞義問題，太田辰夫(1950/1953)、張永言(1960, 1962, 1984)、殷孟倫(1960, 1962)、傅東華(1962)、洪成玉(1989)等已經進行過較為深入的討論，其中張永言先生的三篇文章論述尤為詳盡切當，殷孟倫(1962)、洪成玉(1989)所論亦有可採，下面轉述其要點，並作必要的討論。

一般認為，「聞」的最初意義是指「聽到聲音」，《說文·耳部》：「聞，知聲也。从耳，門聲。昏，古文从昏。」(據段注本)《墨子·經說上》：「聞，耳知聰也。」後來轉指「聞到氣味」。張永言(1962[1999:9])則認為：

「聞」的意義本來是「感知(聲音、氣味)，(聲音、氣味)為……所感知」，引申為「(聲音、氣味)傳播或擴散(到)」；往後詞義專化為「感知(氣味)」，相當於今語「聞到，嗅到」，最後演變為現代口語的「(用鼻子)嗅」一義。

張先生舉《尚書·酒誥》「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，誕惟民怨，庶群自酒，腥聞在上」為例，認為這裡的「聞」應該就是用於嗅覺義。〈酒誥〉是西周初年的作品，……事實上，就傳世典籍而言，這已經推到了漢語歷史的最古階段。因此我們很難說「聞」的聽覺義和嗅覺義的產生究竟孰先孰後。雖然甲骨文和金文「聞」字就從「耳」，但這只是造字時的取象，而造字取象只能取其一端，「聞」字從「耳」並不意味著它所表示的作為音義結合物的那個詞當時就限於「知聲」這一個意義或用法。……這樣，對於「聞」的詞義轉移或交叉現象，似乎應當另求解釋：

- 一、「聞」的意義最初是兼包聽覺和嗅覺兩方面，以後才僅用於或主要用於聽覺方面，這是詞義的專化或縮小，再後又從聽覺轉到嗅覺，這是詞義的轉移，其間經歷了兩個階段。
- 二、在近代以前「聞」的聽覺義和嗅覺義的關係乃是共時的交替而非歷時的演變。

張先生引用房德里耶斯在《語言》中的論斷「感官活動的名稱也是容易移動的。表示觸覺、聽覺、嗅覺、味覺的詞常常彼此替代著用」來證明這一點，認為「這種現象也就是心理

¹² 《中原音韻》「嗅」在「尤侯」韻去聲，與今天的通語音相同。

學和語言學上所說的『感覺挪移』或『通感』(synaesthesia)，帶有一定的普遍性」。看來古漢語動詞「聞」在這方面與《語言》中提到的希臘語、威爾斯語和愛爾蘭語（特別是希臘語）的情形正相一致(1999:7-8)。我們可以補充的是，非洲的多數語言也不分‘to hear’和‘to smell’(Dimmendaal 2001:387)。

不過對於《尚書·酒誥》中的「聞」字，殷孟倫(1962)有不同的解讀，他把原文標點作：「弗惟德馨香祀、登聞于天，誕惟民怨、庶群自酒、腥聞在上。故天降喪于殷、罔愛于殷、惟逸，天非虐，惟民自速辜。」認為〈酒誥〉裡這兩個「聞」字，從其上下文來看，表示的是由聽覺義轉用為知道的意義，用現代漢語來說，都是「讓上帝知道」的意思(496-498頁)。

調查文獻可知，在實際語用中，說到「聽一聞（聽到）」的概率要遠高於「嗅一聞（嗅到）」，所以上古和中古典籍中絕大多數的「聞」都是指「聽到」，當「嗅到」講的只是偶見，¹³這是不難理解的。從這一點來說，張永言先生把《尚書·酒誥》中的「聞」解釋成「嗅到」並無不可。¹⁴又《尚書·呂刑》：「上帝監民，罔有馨香德刑，發聞惟腥。」¹⁵其中的「聞」也可以理解為「嗅到」。¹⁶由於《尚書》簡奧難讀，對於這兩例的文意及其中「聞」字的詞義各家看法存在分歧，所以不妨暫時存疑。

我們認同張永言先生的看法——「『聞』的意義最初是兼包聽覺和嗅覺兩方面」，「在近代以前『聞』的聽覺義和嗅覺義的關係乃是共時的交替而非歷時的演變」，¹⁷因為這種現象在人類語言中具有一定的共性；只不過由於要說到「嗅到」的概率很低，所以上古早期文獻中「聞」表「嗅到」義的例子比較少見。

除了《尚書》以外，《韓非子》中已有表嗅覺義的「聞」，¹⁸則是大家一致公認的，如：共王駕而自往，入其幄中，聞酒臭而還。（〈十過〉，又〈飾邪〉）王謂夫人曰：「新人見寡人常掩鼻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王強問之，對曰：「頃嘗言惡聞王臭。」王怒曰：「剗之！」（〈內儲說下〉）「二典」所引的始見書證也都是《韓非子》。

聞氣味的「聞」俗字又作「齷」，《大字典》引《蜀籟》卷二：「尿泡打人，騷氣難齷。」

¹³ 洪成玉(1989:108-109)列舉了從先秦到魏晉時期「聞」當「嗅到」講的20個例子，可以參看。

¹⁴ 張永言(1999:7, fn.2)云：「屈萬里《尚書今注今譯》(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71)譯為：『他不能使他的品德芳香，以致上升到空中被老天聞到，而只是為民眾所怨恨。大群人自由地在喝酒，腥氣被上天都聞到了。』」(頁110)。

¹⁵ 殷孟倫(1962:496)已引，但標點略有不同。此據周秉鈞《尚書易解》的標點，周先生云：「刑，當訓法。後兩句，言無有馨香之德法，所發聞者止腥臊耳。」(岳麓書社，1984年，290-291頁)。

¹⁶ 洪成玉(1989)即如此理解。

¹⁷ 實際上張舜徽和洪成玉也持類似的看法。張舜徽《說文解字約注》認為《說文》原文當作「聞，知也」，「聞雖從耳，其義實包聲、臭二者。聲通於耳，臭觸於鼻，皆知覺之事，故許書以知訓聞。」(洪成玉1989引)。洪成玉(1989)則認為：「『聞』的初義兼上達、聞知兩義。聲音、氣味、名聲等由此達彼或『聲所至，傳布』等意義，是從上達引伸出來的。感知聲音、氣味、事理等意義，是從聞知引伸出來的。知聲音和知氣味是橫向關係，不是縱向關係。」順便指出，洪成玉(1989)和洪成玉(1996)雖然題目不同，但實際上是同一篇文章。

¹⁸ 參看殷孟倫(1960)。

3.2.2 從「嗅」到「聞」的歷時更替

從「嗅」到「聞」的歷時更替牽涉到「聞」字詞義的兩度轉變：先從兼表「感知（聲音、氣味）」轉到專表「嗅到」，再從「嗅到」變成「嗅」。

殷孟倫 (1962) 認為：「『臭』（別作『嗅』、『齷』）用於『以鼻就臭』和『聞』轉用於由客體作用於主體的嗅覺義對比使用，從戰國末期起，一直持續了很長時間；可以說在宋代末期，才一般用『聞』代替了『以鼻就臭』的『臭』的使用，於是成為現代漢語這一詞義的來源。」他引了兩個例子：那五個人聞得，道：「好香，員外得早晚兀自燒香。」只管闖來闖去，……（〈宋四公大鬧禁魂張〉，《古今小說》，文學古籍刊行社本，卷 36）¹⁹ 那酒保去櫃上，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。傾放桶裡，盪一碗過來，道：「客人嘗酒。」武松拿起來，聞一聞，搖著頭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換將來。」（《水滸全傳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本，29 回）（500 頁）張永言先生 (1999:9, fn.3) 則認為：「現代口語『聞』的這一意義，似東晉已見。例如《那先比丘經》²⁰ 卷中：『不能用耳聽音聲，不能用鼻聞香。』（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二卷，頁 712）²¹ 殷孟倫先生在〈「聞」的詞義問題〉文中認為現代漢語『聞』的這一詞義的來源在宋代末期。此說尚可商。」我們認為張先生的看法是有根據的，「聞」產生「嗅」義的時代可以上推至東晉。下面我們就接著來討論從「嗅」到「聞」的歷時更替過程。²²

《齊民要術》一書比較能反映北朝後期的實際口語，書中「嗅」和「聞」只有如下三例：

- (1) 良久，清澄，瀉去汁，更下水，復擘如初，嗅看無臭氣乃止。（柰、林檎第三十九）
- (2) 若日日燒瓶，酪猶有斷者，作酪屋中有蛇、蝦蟆故也。宜燒人髮、羊牛角以辟之，聞臭氣則去矣。（養羊第五十七）
- (3) 昔漢武帝逐夷至於海濱，聞有香氣而不見物。（作醬等法第七十）

¹⁹ 引者按：這個例子能否看作宋代末期的語言其實不無疑問。〈宋四公大鬧禁魂張〉收在明馮夢龍編的《古今小說》（後改稱《喻世明言》）內，為第三十六卷。劉堅 (2005:133) 說：「……從這篇作品的語言風格來看，說它屬於較早的宋元小說之列，大概是沒有問題的。本篇有許多宋代詞語。但是像『偏房』、『姨奶』這些詞又似乎不會出現於宋代（『好歹』肯定不會出現於宋代），『根底』也是元人語。本篇還有比較多的吳語成分，如『落忽』、『不好看相』、『罪過』等。我們猜想這大概是馮夢龍整理編集時修改的痕跡，因為馮是江蘇長洲（今蘇州）人，這些吳語詞有可能出自他的筆下。」

²⁰ 引者按：《大正藏》編號為 1670B。

²¹ 引者按：除張先生所引的這一例外，編號為 1670A 的東晉失譯《那先比丘經》卷下還有如下 2 例：王又問那先：人言得人，何等為得人者？今眼視色，耳聽聲，鼻聞香臭，口知味，身知軟粗，志知善惡之事。何所為得人者？(32/702c) 那先問王：「如今合解：用目視，脫瞳子去之，視寧廣遠不？裂大其耳，聽聲寧廣遠不？決鼻令大，其聞香寧多不？吻口令大，知味寧多不？剝割肌膚，寧令信知粗軟不？拔去其意，盛念寧多不？」王言：「不也。」(32/703a) 這兩個「聞」似乎理解成「嗅」和「嗅到」都可以。

²² 由於「聞」的出現頻率很高，而絕大多數都是「聽到」義，要從中篩選出數量很少的「嗅到」義和「嗅」義頗費時間，容有遺漏，因此下面的討論還是初步的。

以上三例都出自賈思勰自撰部分，大概是口語的實錄，「嗅」是「有心」的「聞」，「聞」則是「無心」的「嗅到」，兩者分用劃然。

《世說新語》和《周氏冥通記》都沒有「嗅」，只有「聞」，各一例，也都是「嗅到」義：

- (4) 後會諸吏，聞壽有奇香之氣，是外國所貢，一著人則歷月不歇。（《世說新語·惑溺5》）
- (5) 又曰：「爾聞血臭不？」答：「不聞。」（《周氏冥通記》卷二）

翻譯佛經的情況則有所不同。大約從三國譯經開始，「嗅」出現了新的用法，指「嗅到」，相當於「聞」：²³

- (6) 如入栴檀林者，唯嗅栴檀，不嗅他香。²⁴（三國吳支謙譯《維摩詰經》卷下）²⁵

同經異譯的後秦鳩摩羅什譯《維摩詰所說經》作：「如人入瞻卜林，唯嗅瞻卜，不嗅餘香。如是，若入此室，但聞佛功德之香，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。」（《觀衆生品第七》）前說「嗅」，後說「聞」，其義無別，都指「嗅到」，但前者的對象具體，後者的對象抽象。

- (7) 譬如有人臥出，夢中嗅種種香，計此無香，此則或事思想所為。一切諸香人所嗅者，譬若如夢而無堅固。（西晉竺法護譯《佛說阿惟越致遮經》卷中）
- (8) 諸子不隨顛倒懶悞想者，見藥嗅香，嘗知其味，尋便服之，病即得愈，毒藥消滅。（西晉竺法護譯《正法華經》卷七）²⁶「見藥嗅香」即「見藥聞香」，然後嘗一嘗則「知其味」。
- (9) 以空聚相入於聚落，所見色與盲等，所聞聲與響等，所嗅香與風等，所食味不分別。（後秦鳩摩羅什譯《維摩詰所說經·弟子品第三》）「嗅」與「見（看到）」「聞（聽到）」「食（喫到）」並舉，指「嗅到」甚明。

²³ 在東漢譯經中，「嗅」的例子還都是原來的用法，比如：耳聽衆聲，心當制持，無所喜怒；鼻嗅香臭，心當制伏，情無所著。（東漢曇果共康孟詳譯《中本起經》卷上）愚癡之子，有人與滿手栴檀香，不肯受之，反謂與之不淨栴檀香。其貨主語其人言：「此栴檀香，卿莫謂不淨乎？且取嗅之，知香不；試視之，知淨不。」癡人閉目不視，不肯嗅。（東漢支婁迦讖譯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上，13/907a）

²⁴ 可比較：惟聞佛香，不聞餘香。（唐地婆訶羅譯《方廣大莊嚴經》卷十，3/599b）

²⁵ 支謙所譯的《佛說七女經》中「嗅」則仍是原來的用法：世間人眼不貪色，耳不聽受惡聲，是則為好。鼻不嗅香，口不嘗味，是則為好。」

²⁶ 竺法護譯經中「嗅」也有符合原來用法的，比如：於是鹿母出羣得去，且顧且馳到其子所，低頭嗅子舐其身體，一喜一悲踟躕徘徊。（《佛說鹿母經》）

這些「嗅」都是指「嗅到」，用同「聞」，這種例子在兩晉南北朝的譯經中頗為常見，而在中土文獻中一般是看不到的，²⁷不知道是不是西域僧人的誤用。我們抽查了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的《摩訶僧祇律》（共四十卷），「嗅」和「聞」的全部用例如下：

- (10) 時象以鼻三嗅罪人，都無殺心。彼監殺者即以白王：「象見罪人，直以鼻嗅，絕無殺意。」（卷二，22/241b）
- (11) 耆舊復念：今不可令世尊如常人法服藥，當取青蓮花葉熏藥令香，與世尊嗅之。爾時世尊便嗅青蓮花葉香藥，勢十八行下。（卷五，22/268a）
- (12) 耆舊復念：不可令世尊如常人法服藥，當以藥熏青蓮華，授與世尊。世尊三嗅藥，勢十八行下。（卷三十一，22/481a）
- (13) 便教獵者：汝持蜜去，至彼樹上，蜜塗樹葉，鹿聞蜜香，必食樹葉。（卷一，22/231a）
- (14) 時有比丘夜游冢間，遇到是處，聞新死尸身有塗香，便謂是生人。（卷二，22/235b）
- (15) 爾時世尊為大眾說法，有比丘自聞口邊臭。（卷十六，22/357b）

「嗅」和「聞」分別得清清楚楚，完全符合漢語的固有用法。法顯的母語是漢語，他的譯經中沒有出現「嗅」混同於「聞」的新用法，這或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。

我們認為，佛經中「嗅」出現這種新用法，根源是漢語表「嗅到」義沒有專用的詞：

視一見；聽一聞；嗅一 ? (聞兼)²⁸

在不與「聽到」對舉的場合還可以用「聞」來表示，但是對舉的場合就不方便了，所以只好勉強用「嗅」來表示：

視一見；聽一聞；嗅一 嗅

請看下面這些例子：

²⁷ 學界公認為魏晉人偽託的《列子》中有一段話可資比較：「恣耳之所欲聽，恣目之所欲視，恣鼻之所欲向，恣口之所欲言，恣體之所欲安，恣意之所欲行。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，而不得聽，謂之闕聰；目之所欲見者美色，而不得視，謂之闕明；鼻之所欲向者椒蘭，而不得嗅，謂之闕顛；……」（〈楊朱篇〉）其中跟嗅覺有關的詞用了兩個「向」一個「嗅」，前一個「向」相當於「嗅」，後一個「向」與「嗅」相對，則相當於「嗅到」。可見表示「嗅到」是借用意思比較抽象的「向」字而不是「嗅」，也就是說「嗅」字沒有出現新用法。

²⁸ 表示「嗅到」沒有專用的詞，「聞」兼表「聽到」和「嗅到」。有時也借用其他意思比較寬泛的動詞來表示，比如上面提到的《列子》的「向」，又如《論衡·別通》：「人目不見青黃曰盲，耳不聞宮商曰聾，鼻不知香臭曰癰。」借用「知」字。

- (16) 如有大藥，名曰善見，設睹其色、聞聲嗅香、服食佩形，眼耳鼻舌身意自然得淨。……若觀如來色身，眼即清淨；耳聞三昧，則得徹聽；若嗅戒香，鼻自然淨。（西晉竺法護譯《佛說如來興顯經》卷四）
- (17) 譬如雪山中，有大藥王樹，見聞嗅味觸，除滅一切患。（東晉佛馱跋陀羅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三十六，9/630b）²⁹「嗅」與「見（看到）」「聞（聽到）」「味（嘗到）」「觸（碰到）」並提，因為「聞」已經用於指「聽到」，所以只好用本來指「用鼻子聞」的「嗅」來表示「嗅到」。
- (18) 眼漏視色，耳漏聞聲，鼻漏嗅香，舌漏嘗味，身漏覺觸，意漏知諸法。（東晉僧伽提婆譯《中阿含經》卷二十八）
- (19) 眼視色，耳聞聲，鼻嗅香，舌嘗味，身覺觸，意知法。（又卷三十三）
- (20) 比丘，人有六觸處。此說何因？謂比丘眼觸見色，耳觸聞聲，鼻觸嗅香，舌觸嘗味，身觸覺觸，意觸知法。（又卷四十二）
- (21) 耳所聞聲，鼻所嗅香，舌所嘗味，身所覺觸，意所知法，不喜不可。（又卷五十三）

這樣的例子在六朝以降的漢譯佛經和唐宋禪宗語錄中頗為常見，甚至像玄奘那樣的本土譯經大師也這樣用。例如：

- (22) 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普於一切眼所見色、耳所聞聲、鼻所嗅香、舌所嘗味、身所覺觸、意所了法，不著不離而起舍心，如是等類名為大舍。（唐玄奘譯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五百六十七）
- (23) 耳聞於聲，鼻嗅於香……聞可愛聲，是悅意處；嗅可愛香，是悅意處；……聞不可愛聲，是不悅意處；嗅不可愛香，是不悅意處；……聞聲行是聲舍處，嗅香行是香舍處……（宋施護譯《佛說大集法門經》卷下）
- (24) 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在鼻嗅香。³⁰（唐義玄述《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》）

可比較英語和法語的例子：³¹

| 英語 | | 法語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Have experience | Pay attention to | Have experience | Pay attention to |
| see | look at/watch | voir | regard |
| hear | listen to | entendre | ecouter |
| taste1 | taste2 | | gouter |
| <u>smell1</u> | <u>smell2</u> | <u>sentir1</u> | <u>sentir2</u> |
| feel1 | feel2 | | toucher |

²⁹ 唐實叉難陀所譯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五十二作「雪山有藥名善見，見聞嗅觸消衆疾」。

³⁰ 《五燈會元·初祖菩提達磨大師》作「在鼻辨香」。

³¹ 引自蔣紹愚《漢語歷史詞彙學》課程講義（2011年3-5月在浙大漢語史研究中心授課）。

英語和法語表示「嗅」和「嗅到」都是使用同一個詞（上面劃線的那一行），跟「看一看」「聽—聽到」分別用不同的詞表達形成對比，這說明「嗅」和「嗅到」用同一個詞表示的現象具有一定的語言共性。「嗅」從「嗅」演變為「嗅到」，「聞」從「嗅到」演變為「嗅」（詳下），兩者的演變方向雖然相反，但是其中的道理卻是相通的：由於「嗅／嗅到」義的語用需求不高，³²所以在語言中常常用同一個詞來表達，在有形態變化的語言裡，兩者可以通過形態來區分，在像漢語這樣缺乏形態變化的語言裡，則可以通過後加表示結果的補語成分來區分（如「嗅到／聞到」），當然這是比較晚起的；在不特別強調是動作還是結果的場合，兩者的語義會發生某種程度的混同，造成兩解皆可的局面，³³由此導致兩義可以相互轉化。

我們還可以見到下面這樣的例子：

- (25) 眼貪好色，即著心中，晝夜念之，以好色貪著；耳聞好聲，鼻聞好香，舌喜美味，身得細軟，即著心中，以好色貪著。（舊題三國吳支謙譯《佛說釋摩男本四子經》，1/848b）
- (26) 王有五願：願所思常在前，心所喜、舌所喜、目所喜，所好所愛皆在前；耳所聞聲、歌樂善聲，鼻所聞香，腹中所喜，鼻聞芬芳，皆在前；口所嗜鹹酢甘甜，諸美物皆在前；名清淨細靡，所喜皆在前。是遮迦越羅王五所思也。王目未曾見惡，耳未曾聞惡，鼻未曾聞臭處³⁴，口未曾食不甘之物，身未曾衣粗惡之衣。（西晉法立共法炬譯《大樓炭經》卷三，1/291c）
- (27) 衆生之類，或有盲者，聞此華香，即得見色，聾者聞聲，乃至一切諸根不具，即得具足。（北涼曇無讖譯《悲華經》卷八，3/217b）
- (28) 耳所聞聲，鼻所聞香，舌所取味，身所覺觸，意所念法，皆是意中所不喜法。（隋達摩笈多譯《起世因本經》卷四，1/383a）類似的語句又見於隋闍那崛多等譯《起世經》卷四（1/328a）。
- (29) 耳聞聲，善分別一切聲，不隨分別起，聲中得自在，聲中得解脫聲塵三昧足。鼻聞香，善分別一切香，不隨分別起，香中得自在，香中得解脫香塵三昧足。（《神會語錄·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》）
- (30) 不聞聲香味，細滑亦不見。（西晉竺法護譯《生經》卷二，3/83a）
- (31) 寧以利錐刺壞其耳，不以聽聲興起亂想……寧熱鉗壞其鼻根，不以聞香興起亂想。（苻秦曇摩難提譯《增壹阿含經》卷四十九，2/818a）

³² 侯博(2006:144)指出，「在人體感官語義場中，嗅覺是一個極弱的子義場。」這是對的。

³³ 如上文所引《大正藏》編號 1670A 的東晉失譯《那先比丘經》卷下的兩例以及下文例(31)。

³⁴ 「臭處」即「臭」，「處」無義。參看汪維輝《佛經詞語考釋四則》，《浙江大學學報》2005年第5期。

同樣的用法在後代的譯經和禪宗語錄中也頗為常見，例多不備舉。這裡顯示出「聞」字兼表「聽到」和「嗅到」所帶來的尷尬：例(25)–(29)耳朵聽到和鼻子嗅到都說「聞」；³⁵例(30)「不聞聲香味」，「聞」兼指聽到（聲）和嗅到（香和味）；³⁶例(31)「聞香」和「聽聲」相對，可以解釋為：由於「聞」用於表示「嗅到」了，「聽到」只好用「聽」來表示，也就是說，「聽」從表行為變成了表結果。³⁷「聞」既表示「聽到」，又表示「嗅到」，這在語言交際中是會引起混亂的，特別是在兩者對舉的場合。不知道當時這兩個意思的讀音是否有區別，像今天湖南江永和廣西富川秀水方言的「聞」那樣：表示「聽」時讀陽平，表示「用鼻子聞」時則讀陰去（詳下）。

總之，表示「嗅到」義沒有專用的詞是引起上述種種變化——「嗅」用作「嗅到」義和「聞」既表「聽到」又表「嗅到」——的根源，而表示「嗅到」義沒有專用詞當是由於語用需求不高所致——要說到「嗅到」的機會相對來說比較少。但是少歸少，畢竟有需要的時候，於是就出現了上述那些例子。這個矛盾要到「聞得／聞著／聞見／聞到」這些短語形式出現以後才得以解決：

| 早期 | | 中期 | | 後期 |
|------|---|------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視－見 | → | 視－見 | → | 看－看見／看到 |
| 聽－聞 | → | 聽－聞 | → | 聽－聞得／聽得 ³⁸ ／聽見／聽到 |
| 嗅－聞兼 | → | 嗅－聞兼 | → | 聞－聞得／聞著／聞見／聞到 ³⁹ |

這當然是比較晚近的事了。其中「聞得」出現最早，就是上文殷孟倫所引的〈宋四公大鬧禁魂張〉（這篇小說中「聞得」一共有三例）。「聞著」和「聞見」大概都始見於明代的《西遊記》，但均僅一見：⁴⁰

³⁵ 胡波博士函示：這樣的例子可能出現得還要早，如《詩經·大雅·文王》：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」鄭玄箋：「天之道難知也，耳不聞聲音，鼻不聞香臭。」

³⁶ 徐俊霞(2003)引了下面兩個用法類似的例子：又推問左右知識之者，云：「當神女之來，咸聞香熏之氣、言語之聲。」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六十一）村人復聞雲中仙樂異香從東來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六十八）不過時代要晚得多。林海權(2007)也談到了「聞」的這種用法，除《太平廣記》卷六十一的例子外，還引了另外一例：入山采薪，見有人於路。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。行千餘里，聞馨聲香烟，於是共稱佛禮拜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九十〈異僧·杯渡〉）羅書肆(1984)提到中醫「望、聞、問、切」四診中「聞」的詞義由原來的「聞聲」變為今天的兼指「聽聲音和聞氣味」兩個方面（《現代漢語詞典》「望聞問切」條：「……聞是聽病人的說話聲音、咳嗽、喘息，並且嗅出病人的口臭、體臭等氣味；……」），也是有意思的例子。匿名審稿人指出：「竺法護譯《佛說四不可得經》云『耳鼻口目，不聞聲香美味細滑』（17/770），這『聞』似乎還能兼指看到（細滑）。」筆者謝謝匿名審稿人提供這個有意思的例子。在這裡，耳對應聲，鼻對應香，口對應美味，目對應細滑，而這些感覺都用一個「聞」字來統指，這也說明在當時的翻譯佛經中「聞」的活躍性和靈活性。

³⁷ 當然，此例也可以理解為「聞」相當於「嗅」而不是「嗅到」，跟「聽」相對。

³⁸ 「聞得」和「聽得」唐代已見，參看徐俊霞(2003)。

³⁹ 有意思的是，湘語溆浦方言是「嗅－聽」配對，見上文2.7節。

⁴⁰ 《西遊記》中同樣意思主要說「聞得」，共有13例。

- (32) 好大聖，急縱筋斗雲，起在半空，聞著那腥風之氣，往東北上徑趕。（第九十一回）
- (33) 這方人家，俗呼為稀屎同。但颺西風，有一股穢氣，就是淘東園也不似這般惡臭。如今正值春深，東南風大作，所以還不聞見也。（第六十七回）

此後的清代小說中時有用例。「聞到」則要到清代小說《肉蒲團》和《後水滸傳》中才偶爾見到。

在隋闍那崛多的譯經中出現了「嗅聞」連文的例子：⁴¹

- (34) 譬如有人持赤栴檀示愚癡人，而彼癡人以愚癡故，於赤檀香起臭穢想。時主智人賣檀香者告愚人曰：「汝今不應於妙栴檀生臭惡想，何以故？是檀最精，香氣第一，汝今何故反為臭惡？若不信者，應先鼻嘗，為臭為香。又汝眼明，亦應以目觀察是檀，光色文彩為瘦為肥、為善為惡。」然彼愚者，雖聞智人如是語言種種稱贊，以愚癡故，轉生憎惡，以手拈鼻，不用嗅聞，掩閉其目，不肯觀視。（隋闍那崛多譯《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》卷二〈正信品第四〉）「嗅聞」就是前文的「臭（嗅）」，指「用鼻子聞」。

唐代譯經中也有用例，如：

- (35) 妙寶香王，凡所嗅聞，諸根聰利，能於正法，精勤匪懈。（唐般若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七）
- (36) 身諸毛孔所出香，芬馨超世無倫匹。若暫嗅聞心離染，住於淨戒獲身安。（又卷二十九）
- (37) 如鼻嗅聞，通出入息。（唐般刺蜜帝譯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卷四）

可比較「聞嗅」：

- (38) 鳳姐剛舉步走了不遠，只覺身後咻咻咻咻，似有聞嗅之聲，不覺頭髮森然豎了起來。由不得回頭一看，只見黑油油一個東西在後面伸著鼻子聞他呢，那兩隻眼睛恰似燈光一般。鳳姐嚇的魂不附體，不覺失聲的咳了一聲。卻是一隻大狗。（《紅樓夢》第一百零一回）

「嗅聞」和「聞嗅」都是同義連文，指「用鼻子聞」。隋唐佛經中這些「嗅聞」的「聞」跟上文張永言先生所引的東晉譯經的例子是一脈相承的。

⁴¹ 《大詞典》「嗅聞」條釋作「用鼻子辨別氣味」，僅引沈從文《從文自傳》一例，嫌晚且少。

不過唐宋時期的文獻中，「聞」當「嗅」講的例子還是罕見。《全唐詩》和《全宋詞》中，「聞」和「嗅」仍然分別得清清楚楚。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、敦煌變文、《句道興本搜神記》和《祖堂集》都是有「聞」無「嗅」，其中的「聞」都不當「嗅」講。下面這樣的例子難得一見：

(39) 上堂：「……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？」（《五燈會元·五祖法演禪師》）

而且這個「聞」未必不可以理解作「嗅到」。

到元代例子才逐漸多見起來，《全元曲》中表嗅覺的「聞」約 25 見，其中相當於「嗅」的有九例，如：

- (40) 聞又不香，拿在手又不重。（柯丹邱《荊釵記》第八齣）
- (41) （正末云）你道無酒，你聞波。（唱）那裡這般清甘滑辣香？（馬致遠《岳陽樓》第一折）
- (42) （孤云）外郎也，你不放了屁也？（令史云）不是我。（孤云）我聞一聞——真個不是你。哦，元來是那林浪裡一個死尸臭。（王仲文《救孝子》第二折）
- (43) （正旦唱）你聽波，杜鵑聲到耳清；聞波，梨花香拂鼻馨。（鄭光祖《倘梅香》第一折）
- (44) （正末云）你不信時試聞咱。（唱）[水仙子]現如今火燒人肉噴鼻腥。（朱凱《昊天塔》第四折）
- (45) 元來他吃的醉了也！姐姐，你則聞他口中，可不酒臭哩。（無名氏《留鞋記》第二折）
- (46) （做聞科，云）怎生一陣麝蘭香，是那裡吹來的？（同上）

《全元曲》中「嗅」只出現了區區 12 次，而且用法很有局限：

- (47) 臨軍望塵知敵數，對壘嗅土識兵機。⁴²（高文秀《襄陽會》第三折）
- (48) （正末唱）我不會辨別星斗，嗅土聞風，雲霧低高。（鄭光祖《伊尹耕莘》第二折）「嗅」「聞」對文同義，「嗅土聞風」也是當時的習用語。
- (49) 誰把清香嗅？則是深圍在闌底，又何曾插個花頭！（關漢卿《謝天香》第四折）
- (50) 樽前醉把菜萸嗅，問相知幾個白頭。（湯舜民《九日渡江二首》之一）又見於張可久《[正宮]小梁州》。
- (51) 醉時歌罷黃花嗅。香已殘，蝶也愁，飲甚酒！（曾瑞《[南呂]四塊玉·述懷》）

⁴² 這是唐宋以來的習語，相同或類似的話又見於鄭光祖《虎牢關三戰呂布》第三折、無名氏《劉玄德醉走黃鶴樓》第一折和關漢卿《劉夫人慶賞五侯宴》第三折。

- (52) (作嗅介)呀!兩手都是鮮血氣!(徐睨《殺狗記》第二十七齣)「作嗅介」可與上文例(46)的「做聞科」比較:「聞」是北方話,「嗅」則是南方話。
- (53) 桃杏參差,拂嗅香風至。(楊景賢《西遊記》第二本第五齣)
- (54) 飲了些膽瓶中淨水馨香,嗅了些瓦鼎內沉檀縹緲。(無名氏《野猿聽經》第二折)

上述這些「嗅」字出現在如下幾種語境中:(一)習語,如(47)–(48);(二)用作韻腳,如(49)–(51);(三)南戲,如(52)。剩下的(53)–(54)兩例雖然沒有這些限制,但是都出現在曲文中,語言較文,未必反映口語。

下面這個例子是用元代口語寫成的:

- (55) 眼中只要見好顏色,耳中只要聽好音樂,口上只要吃好茶飯,鼻中只要聞好香氣。(許衡《直說大學要略》)⁴³

其中的「聞」跟「見」「聽」「吃」相對,似也可兩解,但是這些行為都是主動的,因此「聞」相當於「嗅」,但也不排斥其結果「嗅到」。可見到了元代的北方口語裡,大概已經只說「聞」而不說「嗅」了。

明代以後,當「嗅」講的「聞」就比較常見了,⁴⁴《西遊記》《封神演義》《金瓶梅詞話》等北方白話小說都只說「聞」,不說「嗅」;⁴⁵部分吳語和粵語文獻裡也有「聞」出現,例如:

- (56) 你到把砂糖兒抹在人的鼻尖上,舐又舐不著,聞著撲鼻香。(明馮夢龍編《掛枝兒·癡想(又)》)
- (57) 忽聞得一陣香風,絕似回蘭香,又帶些脂粉氣。(《警世通言》卷三十)
- (58) 芳卿倒向丫頭采菱問道:「先生曾道這茶好麼?」采菱道:「這先生是村的,在那廂看了這兩張紙嗚嗚的,有時拿去便吃,有時攔做冰冷的,何曾把眼睛去看一看青的黃的,把鼻子聞一聞香的不香的?」(《型世言》第十一回)

⁴³ 胡波博士補充了許衡《中庸直解》中的一個例子:「子思又引這詩說:上天之事,無聲音之可聽,無氣臭之可聞。」

⁴⁴ 胡波博士提供的這條有趣的材料可以證明明末口語管「嗅」叫「聞」:三楊學士當國時,有一妓名齊雅秀,性最巧慧。一日被喚,衆謂之曰:「汝能使三閣老笑乎?」對曰:「我一入就令笑也。」進見。問:「何以來遲?」對曰:「在家看些書。」問:「何書?」對曰:「《列女傳》。」三閣老聞之,果大笑。乃戲曰:「我道是齊雅秀,乃是臍下臭。」蓋因其姓名之聲而譏之。應聲曰:「我道是各位老爹是武職,原來是文官。」以「文」為「聞」也。三公曰:「母狗無禮!」又答曰:「我是母狗,各位老爹是公侯。」侯者,猴也。(明萬曆刻本李詡(1506–1593)《戒庵老人漫筆》卷一)「臭(xiù)」諧音「秀」,指氣味,是用的古音,「文」諧音「聞」,是嘲諷三閣老「聞」了她的「臍下臭」。

⁴⁵ 《封神演義》中有「聞風知勝敗,嗅土定軍情」的話,係沿用前代習語,排除不計。

- (59) 錢氏曰：「公公，我去煲粥與你大眾食。」家婆曰：「好久唔聞米氣咯，今日食粥，明朝食飯可以無妨。」（《俗話傾談一集·鬼怕孝心人》）⁴⁶

這大概是明代以後「聞」的使用地域擴展所致，出現這幾例的蘇州、杭州和廣東四會今天也說「聞」，其中蘇州、杭州所在的吳語太湖片正好是「聞」和「嗅」的交界區（參看〈表1〉）。明代的「嗅」則除了在文言場合使用外，白話文獻基本上只見於南方作品，如《六十種曲》中就有不少，此外像《醋葫蘆》（題「西子湖伏雌教主編」）等小說中亦偶見。

下面的例子很有啟發性：

- (60) 一財主撒屁，幫閑道：「不臭。」財主慌的道：「屁不臭，不好了，快請醫人！」幫閑道：「待我聞聞滋味看。」假意兒把鼻一嗅，口一啞，道：「回味略有些臭，還不妨。」（崇禎本《金瓶梅》第五十四回）⁴⁷
- (61) 睡的時節覺得一陣異香，與那日初會時聞見的一樣。就問道：「你平日熏衣服的是甚麼香，這等可愛？」香雲道：「我平日並不熏香，你在那裡聞得？」……香雲道：「……這種香氣再不散，常常在我身上聞出來，所以取名叫做『香雲』。若坐了不動，還不十分覺察，但是勞碌之後，有些汗出，這種氣味就從毛孔裡透出來，不但別人聞得出，連自家也聞得出。……」未央生聽了就把他渾身上下仔細聞，沒有一個毛孔不有香氣。……香雲道：「我身上的香氣你都聞到了，還有一種香氣更比身上的不同，索性與你賞鑒。」未央生道：「在那一處？」香雲把一隻手捏著未央生的指頭，朝陰戶裡面點一點，道：「此中的氣味更自不同。你若不嫌褻瀆，也去聞一聞看。」未央生縮下身子，去把鼻孔對著陰門嗅了幾嗅。（《肉蒲團》第十二回）⁴⁸

這兩例中一般的聞都說「聞」，「嗅」則應該已經降格為一個下位詞，⁴⁹特指「縮著鼻子用力地聞」。⁵⁰這說明作者的方言（吳語）裡「嗅」是底層詞，由於北方話「聞」的侵

⁴⁶ 《俗話傾談》一集、二集，清廣東四會縣荔枝園人邵彬儒著，對話基本上用粵語寫成。

⁴⁷ 沈德符在《萬曆野獲編》中提到《金瓶梅詞話》「原本實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，遍覓不得，有陋儒補以入刻」，認為其「膚淺鄙理」、「時作吳語」。鄭振鐸〈談《金瓶梅詞話》〉（《文學》1933年創刊號）認為《金瓶梅》「必出於山東人之手」，並指出：「有許多山東土話，南方人不大懂得，崇禎本也都已易以淺顯國語。我們可以斷定說，崇禎本確是經過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大筆削過的。」參看劉雯《〈金瓶梅〉詞話本和崇禎本語言比較研究》，南京大學碩士論文，2011年。這裡引的這個例子正好出自崇禎本《金瓶梅》第五十四回。

⁴⁸ 《肉蒲團》是明末清初的吳語小說，作者據傳是李漁（1611-1680），未必可信。

⁴⁹ 在現代方言中，「詞彙降格保存」不乏其例。比如，「走」閩語一般都說「行」，不過位於閩語和吳語交界地區的泰順三魁方言和福鼎方言不說「行」而說「走」，與吳語相同。不過，三魁方言中「用一條腿跳」說「行骹□」[kian²ka¹li⁵]。這個詞裡的「行」顯然是三魁「走」義曾經說「行」的痕跡。參看秋谷裕幸（2005:173）。福鼎方言的「行」則僅保存在「行棋下棋」[kian²ki²]中。

⁵⁰ 現代漢語中「嗅」的用例仍保留了這個語義特點，參看謝曉明（2011:36-37）。

入，「嗅」被擠掉了，但是還沒有完全退出。⁵¹無獨有偶，《紅樓夢》基本上都用「聞」，「嗅」只出現在下面的例子中，特指「用鼻子吸入」：

- (62) 寶玉便命麝月：「取鼻煙來，給他嗅些，痛打幾個嚏噴，就通了關竅。」……晴雯只顧看畫兒，寶玉道：「嗅些，走了氣就不好了。」晴雯聽說，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，不怎樣。便又多多挑了些嗅入。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凶門，接連打了五六個嚏噴，眼淚鼻涕登時齊流。（第五十二回）

這些都是「嗅」被「聞」取代後的殘留現象。

「聞」是怎樣從表鼻子的感受（嗅到）演變為表鼻子的動作（嗅）的呢？我們認為這一演變可能是由三個因素共同促成的：最初的動因應該是語用需要，由於人們有意識地迴避「嗅」字（詳下文第五部分），就必須找一個同義詞來代替；正好，「嗅到」和「嗅」有時詞義趨同（詳上），人們就找到原來表示「嗅到」義的「聞」來接替「嗅」；「聞」被「借去」表示「嗅」義後，原先由「聞」表達的「嗅到」義則由「聞得／聞著／聞見／聞到」這些動補短語來承擔，於是語義系統達到了新的平衡。

3.3 鼻

《大字典》未收此義。《大詞典》「鼻」條義項②「用鼻子聞」引了下面兩例：

明劉基《郁離子·牧豕》：「鼻糞壤而食腥穢。」清李漁《閑情偶寄·種植下·草本》：「此皆言其可目者也，可鼻則有荷葉之清香，荷花之異馥。」⁵²

這兩個例子與其說是口語的反映，毋寧說是文言的詞類活用。真正反映口語的例子目前沒有見到。

黃樹先 (2012:222) 指出：英語、德語、法語、西班牙語、捷克語「鼻子」和「聞，嗅」或「嗅覺」同詞。可見名詞「鼻」用作動詞「用鼻子聞」，具有一定的語言共性。

3.4 聽

「二典」「聽」字均無「聞／嗅」義項。

⁵¹ 徐俊霞 (2003) 引了這樣一例：「翰林如癡似醉，把桌上東西，這件聞聞，那件嗅嗅，好不伎癢。」（《二刻拍案驚奇》卷三）認為「在這句裡之所以用『嗅』只是為了避免重複罷了」，所言甚是。不過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「嗅」是吳語的底層詞。

⁵² 溫昌衍《客家方言特徵詞研究》（商務印書館，2012年，頁53）引了劉基《郁離子》例，當是轉引自《大詞典》。

王鳳陽(2011:806)說：「『聞』與『嗅』是『耳』與『鼻』的不同的感知作用，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；可是由於人們對『嗅』音的忌諱，由於心理上的通感作用，人們逐漸挪用聽覺的『聞』去表示鼻子的『嗅』，這正像現代東北人把『聞』（嗅）說成『聽』一樣。」殷孟倫(1962:501, fn.2)云：「山東煙台一帶與東北大多數地方都不說『聞一聞』，而說『聽一聽』。早在王筠(山東安丘籍)的《說文句讀》裡已有『聽香』的話，可見這說法流行很早。」按：《說文·香部》：「馨，香之遠聞也。」王筠《說文句讀》云：「《詩·鳧鷖》毛傳文也。然〈繫傳〉曰：『聲之遠聞，香殼為馨，亦會意也。』案〈椒聊〉傳曰：『言聲之遠聞也。』則知〈鳧鷖〉傳亦本作『聲』，乃許君所承用也。《衡方碑》：『耀此聲香。』《金石後錄》云：『以聲作馨。』夫聲通於耳，香通於鼻。今諺曰聞香，或曰聽香，以鼻納之曰聞、曰聽，則鼻所納者曰聲，何不可者？是知毛傳、《說文》、《衡方碑》所用皆漢時諺語，後人以為不通，而改為香也。」這就是殷孟倫先生所引的王筠「聽香」之說。不過今天東北方言沒有管「聞」叫「聽」的，⁵³不知殷孟倫和王鳳陽兩位先生何所據而云然？

3.5 噴、啣

這兩個詞「二典」均未收「聞／嗅」義，暫時無從考源。

3.6 歆

殷孟倫(1962:499)說：「在戰國時代以前的上古漢語中，既然『聞』這個詞還沒有嗅覺義，那末，又是什末詞來表示嗅覺的呢？那時一般用『臭』，對鬼神用『歆』。」古代注疏中確實常常用「歆」來解釋「嗅」，如上引《荀子·禮論》「三臭之不食也」唐代楊倞注：「臭謂歆其氣。」可見在上古時代「神食氣」可以叫做「歆」。《漢語大詞典》「歆嗅」條：「歆饗。唐韓愈〈南山詩〉：『嘗聞於祠官，芬苾降歆嗅。』王伯大音釋：『謂神饗之也。』徐震評釋：『此二句言聞諸祠官，南山之神甚靈異，能降臨歆受禋祀也。』」「歆嗅」一詞雖屬韓愈個人的仿古造作，但也可以說明「歆」確有「嗅」義。

4. 共時分布的歷史解釋

根據以上的論述，本章對現代漢語方言中「聞」義詞的共時分布加以歷史解釋。

⁵³ 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「聽」條義項①為動詞「聞；嗅」：「（一）冀魯官話。河北滿城。（二）膠遼官話。山東榮成，山東牟平。1936年《牟平縣志》：『鼻齷曰聞，俗曰聽。』（三）吳語。浙江溫州。」（頁2628）未列東北官話。筆者詢問了多位東北人士，也沒有聽說過東北方言有管「聞」叫「聽」的。

4.1 「嗅1香仲切」和「嗅2許救切」的先後

4.1.1 「嗅1-a」和「嗅2-a」

除了湖南省以外，「嗅2-a」大致上分布在「嗅1-a」的南面。另外，江西北部的「嗅1-a」分布區也有零星的「嗅2-a」出現。如果「嗅1-a」早於「嗅2-a」，我們就不容易解釋這些零星「嗅2-a」的來歷。如果假設「嗅2-a」早於「嗅1-a」，這些「嗅2-a」可以理解為尚未被「嗅1-a」所取代的殘餘。下文4.2節還會討論「嗅2-a」。

4.1.2 「嗅1-b」和「嗅2-b」

這兩種帶有鼻音聲母的說法主要分布在廣西。陽聲韻的「嗅1-b」分布在東部，陰聲韻的「嗅2-b」主要分布在廣西的西部和南部。這種分布情況似乎可以和「嗅1-a」、「嗅2-a」的分布結合起來理解。陽聲韻的「嗅1-a」和「嗅1-b」一起構成廣大的分布區，而陰聲韻的「嗅2-a」和「嗅2-b」則分布在其外周。我們認為這種分布情況也證實覃遠雄(2005:212)的觀點。參上文2.4節。根據《圖122》，桂南平話廣西賓陽方言不用「嗅2-b」而用「嗅2-a」，這也說明「嗅2-a」是「嗅2-b」的前身。

4.1.3 小結

綜上所述，從現代方言中的分布來看，「嗅2許救切」早於「嗅1香仲切」，換言之，在南方方言中曾發生了「嗅1香仲切」取代「嗅2許救切」的演變。

這一觀察合乎文獻方面的證據。在《經典釋文》裡此詞的注音同「許救切」，即，《論語音義·鄉黨第十》「嗅，許又反」；《莊子音義·人間世第四》「嗅，崔云：鼻，許救反」。《廣韻》也只收錄「許救切」，直到《集韻》才收錄「香仲切」。⁵⁴另外，「嗅」和屬於上古幽部的「臭」是同源詞。⁵⁵參看張忠堂(2012:25)。這些跡象都表明「許救切」當為舊讀，「香仲切」則為新讀。

那麼「嗅1香仲切」(*hǐuŋ去聲)的鼻尾*ŋ是從哪裡來的呢？

殷孟倫(1962:501, fn.2)云：「《廣韻》『趨』讀『香仲切』，『嗅』今讀為xióng，可能即由此音轉來。」按：「趨」的詞義是「行」或「走貌」，《說文·走部》：「趨，行也。从走，臭聲。」（參看《漢語大字典》第二版3729頁）可見「趨」跟「嗅」的詞義沒

⁵⁴ 真大成博士指出：「雖然此切《集韻》才收錄，但產生時間應該早於宋代。《集韻》所收音義多雜糅前代字書韻書之記載。」

⁵⁵ William Baxter、Laurent Sagart 兩位教授所構擬的上古漢語中，「臭」和「嗅」的音值都是 *qʰu-s。

有關係，殷說不確；不過「趯」從「臭」聲而讀作 xiòng，則與「嗅」讀作「香仲切」屬於同類的語音現象，即所謂的「陰陽對轉」。此外還有「躡」字，《廣韻·幼韻》「丘謬切」，又《集韻》「牛救切」；《廣韻·送韻》「香仲切」，義為「跳貌」，《集韻·送韻》則視為「趯」的異體字。（詳參《漢語大字典》第二版 3974 頁）從「酋」得聲的「趨」字，《廣韻》七由切，又千仲切，也是同類的陰陽對轉。可見「嗅」讀作「香仲切」是合乎音理的。⁵⁶

4.2 「鼻」和「嗅2-a」的先後

閩東區福寧片的「嗅2-a」、多數閩語及廣東東部、台灣客家話的「鼻」和南部贛語、江西南部客家話的「嗅2-a」構成很明顯的「A嗅B鼻A嗅」分布。從地理分布來看，代表早期的說法無疑是「嗅2-a」，「鼻」乃是詞彙創新的結果。

閩語中「鼻」字的讀音也支持這一觀察。表示「鼻子」的「鼻」字的讀音在閩語各方言中構成較嚴謹的語音對應關係，只有閩南區方言的韻母鼻化目前無法解釋。而「聞」義的「鼻」字的讀音則缺乏這種規則的語音對應，共出現三種讀音：(1) 聲母 [p^h]、調類陽去，與「鼻子」義的「鼻」同音，例如：廈門 p^hi⁶；潮州 p^hi⁶；(2) 聲母 [b p]、調類陽去，例如：浦城石陂 bi⁶；仙游 pi⁶；福州 pei⁶；(3) 聲母 [p^h]、調類陽去，只有平潭一個點，讀作 [p^{he}6]。我們不能構擬這三種讀音的共同原始形式。這很清楚地表明「聞」義的「鼻」不能追溯到原始閩語。

總之，「嗅2-a」早於「鼻」，換言之，在大部分閩語和廣東東部、台灣的客家話當中曾發生了「鼻」取代「嗅2-a」的詞彙演變。

這一觀察合乎文獻方面的證據。「鼻」最初的意義是「鼻子」，而且在文獻上我們不能發現「鼻」表示「聞」的確鑿證據。參上文 3.3 節。這都說明「鼻」表示「聞」是一個很新的詞彙現象。

4.3 「聞」和「嗅」的先後

4.3.1 南方方言中的「聞」

在南方方言中，「聞」分布得最集中的是廣東粵語及其周邊地區。

乍看《圖 122》，這個「聞」的分布區和北方的「聞」分布區被「嗅1、2」隔開，因此構成「A聞B嗅A聞」分布，說明「聞」早於「嗅1、2」。

⁵⁶ 還有另一種可能性。太田齋 (1996:66) 指出陝西延川、綏德、清澗和山西汾西方言把「白日」的「日」念作陽聲韻的現象。他說：「『入陽對轉』(zəʔ→zəŋ；zəʔ→zəŋ) 也許是一種避諱改音方式。」這一特殊演變與「嗅」的「許救切→香仲切」的陰陽對轉有相似之處，而且發生這個音變的原因也很可能出於避諱（參看下文第五部分的討論）。關於出於避諱的改音現象，參看平山久雄 (1992)。

不過，如果仔細看《圖 122》，我們就可以發現湖南省大概是「聞」進入廣西和廣東的通道。有些地點並用「嗅1-a」和「聞」，如岳陽市、湘陰、南縣，也有個別地點並用「嗅2-a」和「聞」，如長沙縣、鳳凰，說明「聞」進入湖南省的過程正在進行。⁵⁷

據此我們認為粵語及其周邊地區的「聞」是從北方通過湖南引進的。從這個觀點來看，廣東西部的粵語茂名方言和電白方言的「嗅1-a」具有重大詞彙史意義。這兩個點的「嗅1-a」應該是殘餘，可視為現在用「聞」的粵語原先以「嗅1-a」表示「聞」的有力證據。

4.3.2 南方方言中「聞」和「嗅1、2」的先後

吳語的部分方言和湘語的少數方言中的「聞」基本上都可以理解為北方方言「聞」的延伸，因為這些方言大致上緊挨著北方方言。

總之，在南方方言中，「嗅1、2」應該早於「聞」。⁵⁸換言之，現在用「聞」表示「用鼻子聞」的南方方言中曾發生了「聞」取代「嗅1、2」的詞彙演變。

4.3.3 北方方言中的「嗅1香仲切」和「嗅2許救切」

「聞」北方方言一般都說「聞」。不過，我們可以發現也有「嗅1」和「嗅2」的零星分佈。

4.3.3.1 嗅1香仲切

秋谷裕幸、邢向東 (2010:108) 曾討論過晉語方言中的「嗅1香仲切」：

個別晉語方言中存在用「嗅」來表示「用鼻子聞」的現象。例如平遙：嗅^ccyŋ用鼻子聞；神木：嗅（狗）聞cyŋ[˥]；文水：嗅^ccyəŋ緊緊跟著。神木話把緊緊跟著、纏著某人叫「嗅上了」，其中的意義應是「（狗）聞」的引申義。文水的「緊緊跟著」應該也是同一類的引申義。另外，大包片山陰話也有「嗅」[cyə[˥]]（白讀音）字。楊增武 (1990:19) 的同音字彙沒有說明它的詞義，但我們向當地人核實過山陰的「嗅」確實表示「用鼻子聞」。這些「嗅」的讀音與《集韻·送韻》「香仲切」對應。

⁵⁷ 贛語樟樹、新干、峽江、宜春、廣昌方言的「聞」大概也是從北方方言中撥開「嗅1、2」進入的。

⁵⁸ 湖南江永方言和鄰縣廣西富川秀水方言中「聞」的讀音似乎也證實這個觀點。江永「聽」說「聞」[mai²]，「聞」則說「聞」[mai⁵]（黃雪貞 1993:172）；秀水方言「聽」說「聞」[mə²]，「聞」則說「聞」[mə⁵]（鄧玉榮 2005:201）。江永和富川表示「聽」時「聞」讀陽平，符合古今調類演變規律，表示「用鼻子聞」時則讀陰去，是調類對應的例外。可以推測，這兩個方言「用鼻子聞」曾經說「嗅1」或「嗅2」，後來「聞」從北方進入時，為了回避「用耳朵聽」的「聞」和「用鼻子聞」的「聞」成為同音詞，只好把新詞「聞用鼻子聞」的調類改成其他調類。

在北方方言當中晉語應該是存古性較強的方言。在晉語中保存著舊詞「嗅1」的殘餘是可以理解的。「聞」和晉語、南方方言的「嗅1」構成很明顯的「A嗅1B聞A嗅1」分布。這是「嗅1」早於「聞」的另外一個重要證據。

此外，江淮官話安徽桐城、樅陽方言也用「嗅1」。這兩個方言中的「嗅1」既有可能是舊詞的遺存，也有可能是從鄰近的贛語中引進的。

4.3.3.2 嗅2許救切

江蘇揚州「用鼻子吸氣」說「嗅」[ciəu⁵]。在這個方言裡，「嗅」還表示「用嘴吮吸」，大概是從「用鼻子吸氣」義來的。南京方言的「嗅」[ciəu⁵]則表示「吸（液體或氣體）」，同揚州的「用嘴吮吸」。參看《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》（李榮主編 2002:4851）。可見，這一帶的方言中發生了「用鼻子聞→用鼻子吸氣⁵⁹→用嘴吮吸」的詞義演變，是「嗅2」的變形保存。⁶⁰ 廣西龍州方言「聞」說「啣」。「啣」的本義是「吮吸」，可見，在這個方言中發生了相反方向的詞義演變：「用嘴吮吸→用鼻子聞」，可作為參考。

4.3.4 小結

綜上所述，在南方方言也好，北方方言也好，「嗅」都早於「聞」，換言之，現在用「聞」表示「用鼻子聞」的方言中曾發生過「聞」取代「嗅」的詞彙演變。

這一觀察合乎文獻方面的證據。表示「用鼻子聞」的「聞」在元代以後才比較常見。在此之前，一般說「嗅」。參上文 3.2.2 節。只是，文獻上的「嗅」尤其是晚期文獻上的「嗅」難以知道是「嗅1」還是「嗅2」。

4.4 「噴」和「聽」

4.4.1 噴

如果只依據共時分布方面的證據，就難以判斷「噴」的新舊，所以我們要參考文獻方面的證據。

《漢語大字典》第一卷第 680 頁共列舉了「噴」字的五個義項（pēn 三個義項，pèn 一個義項，fèn 一個義項），其中不存在「聞」義。可以說，「噴」的「聞」義是一個較新的義項。據此，我們認為「噴」是較晚才產生的「聞」義詞。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3 第 498 頁收

⁵⁹ 吳語蘇州方言「抽縮（鼻子）」說「嗅」[ciy⁵]（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第 6515 頁）。

⁶⁰ 另外，徐之明（1999:147-148）認為貴陽方言中表示「希望得到並暗中設法得到不應得的東西；窺伺；對異性的勾引、誘纏」的[ciəu²]其實是「嗅」。由於聲調不合乎規律，本文對這一解釋存疑。

錄了「噴(pèn)鼻」一詞，表示「撲鼻」。「有香味」變成「用鼻子聞」是有可能的。比如，上海方言和蘇州方言中「香」除了「一種氣味，與『臭 ts'ɤ1』相對」以外，還有「嗅，吻」義，如「香面孔」。參看《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》第 2746 頁。

此外，「嗅1」早於「噴」還有分布方面的證據。據《圖 122》，吳語婺州片義烏方言「聞」說「噴」。但方松熹(2000:221)所記的是 [cyən¹]，為「嗅1」。⁶¹ 由於周邊的方言都說「噴」，如果「噴」早於「嗅1」，義烏方言的「嗅1」就難以解釋其來歷。反之，如果「嗅1」早於「噴」，義烏方言的「嗅1」可以理解為舊詞的遺存。

吳語處衢片、婺州片、徽語的「噴」和湖南省贛語瀏陽方言的「噴」被「嗅1、2」隔開，構成「A噴B嗅A噴」分布。按方言地理學的常規分析，我們可以得出「噴→嗅」的結論。不過，此時代表早期說法的不是「A噴」而是「B嗅」，「A噴」應該是平行詞彙演變的結果。可見，我們解釋「ABA分布」時不能光看分布。

4.4.2 聽

「聽」的基本義是「用耳朵接受聲音」。《漢語大字典》第四卷第 2799–2800 頁共列舉了「聽」字的十六個義項，但其中不存在「聞」義。可見，「聽」的「聞」義是較新的義項。官話區的少數方言中「聽」取代了「聞」，而南方方言的少數方言中「聽」則取代了「嗅1」，各地方言裡的「聽」各自獨立地獲得了「聞」義，和「噴」一樣，也是一種詞義的平行演變。

我們觀察《圖 122》，或許能夠發現河北省、山東半島尖端表示「聞」的「聽」和湖南省中部表示「聞」的「聽」大致上構成「A聽B聞A聽」分布。不過，此時代表早期說法的不是「A聽」而是「B聞」，情況與上述「A噴B嗅A噴」的分布相同，此時不能按方言地理學的常規分析，得出「聽→聞」的結論。

4.4.3 小結

總之，「噴」和「聽」都是較新的「聞」義詞。

4.5 本章的小結

現代漢語北方方言以及大多數南方方言的「聞」義詞經歷了或者正在經歷以下的詞彙演變過程：

{ 嗅2許救切→嗅1香仲切→聞→聽兼指「聽」 }

⁶¹ 調類陰平無法解釋。

當然，演變的具體過程應該很複雜，各地的情況也不盡相同，比如有的地方只停留在「嗅1」階段，沒有發展到「聞」；有的地方可能是從「嗅2」直接到「聞」，不一定經歷過「嗅1」階段；在南方方言中，現在用「聽」的方言有可能沒有經歷過「聞」的階段；等等。

這個演變過程可以說是漢語方言的主流演變。其中「嗅2→嗅1→聞」的部分可以與漢語史相印證。在這一過程中，表示「用耳朵接受聲音」的詞前後兩次跟「用鼻子接受氣味」的意義發生關係：第一次是「聞」兼表「用耳朵接受聲音」和「用鼻子接受氣味」，參看上文3.2.1節；第二次是「聽」發生了「用耳朵接受聲音→用鼻子接受氣味」的詞義演變。

此外，還有兩種別的演變過程。

(1) 廣東東部和台灣的客家話以及除閩東區福寧片以外的閩語沒有發生「嗅2許救切→嗅1香仲切」，而發生了以下的詞彙演變過程：

{ 嗅2許救切→鼻 }

(2) 吳語處衢片、婺州片、一部分徽語以及贛語瀏陽方言則發生了以下的詞彙演變過程：

{ 嗅2許救切→嗅1香仲切→噴 }

由於「噴」分布區的周圍也有「嗅2」分布，所以(2)的過程也有可能是「嗅2→噴」，就是說沒有經歷「嗅2→嗅1」的演變。

以上兩種演變過程中都沒有發生「用耳朵接受聲音→用鼻子接受氣味」的詞義演變，與主流演變不相同。

5. 餘論

為什麼元代以後在北方話裡「聞」會取代了「嗅」呢？王鳳陽(2011:806)曾提到「由於人們對『嗅』音的忌諱」，但語焉不詳。我們發現，宋元以後這組詞的演變表現出一種共同的趨勢：各地似乎都在盡力回避「許救切」這個音——北方方言（也擴散到部分南方方言）是採用詞彙替換的方式，用「聞」替換了「嗅」，替換得很徹底，還有替換成「聽」的（北方和南方都有，各自獨立發生）；南方則主要是採用改音的方式，即「嗅2→嗅1」（加上鼻韻尾），⁶²還有一些地方用「鼻」「噴」「喇」「□th-陰上（有音無字）」等替換了「嗅2」（參看上文第四部分。）到今天，保留「許救切」一讀（即「嗅2」）的方言已經很有限

⁶² 雖然《集韻》記錄了「嗅」的「香仲切」一讀，但目前所見的宋元韻文中，「嗅」均押陰聲韻，未見押陽聲韻者，說明「香仲切」大概自古就是方音。

了。也就是說，雖然各地表現不一——嗅→聞，嗅→鼻，嗅→聽，嗅→噴，嗅→嘸，嗅→□th-陰上（有音無字）；嗅₂→嗅₁，但是起因似乎是共同的：都要避開「許救切」這個音。

這背後一定有一個强有力的動因，不然無法解釋這種大面積的詞彙替換和改音現象。根據已往的經驗，這個動因很可能是避諱，但詳情尚待進一步探究。避諱通常有兩種：一是避同音字，二是避本身。在中古音「許救切」的同音字中，我們無法確定哪一個字是需要避諱的：殍（腐氣也）、聾、畜、獠、珣（說文：朽玉也）、玉（篆玉工）、朽（腐也）、痲（漆瘡）、臭。⁶³ 因此更大的可能性也許是：「嗅」本身就是避諱的對象。在日語中，跟「看（日語：miru）」和「聽（日語：kiku）」相比，「聞（日語：kagu）」在本文作者之一秋谷裕幸的語感中帶有一點點貶義。比如，「聽（kiku）」的敬語可以說「okikininaru」，但「聞（kagu）」一般不能說「okagininaru」，似乎不存在敬語。這大概是因為「聞（kagu）」不適合對長輩使用。「嗅」這個動作比較容易和「狗」聯繫起來（古人造字「臭」字從犬、從自，可以作為旁證），在晉語神木方言中「嗅₁」專指「狗聞」。「嗅」和「狗」之間的聯想有可能就是「嗅」需要避諱的緣由。到元代的《中原音韻》裡，「嗅」小韻就只有一個字，沒有同音字了。這跟「鳥」因為避諱由端母改讀成泥母或被同義詞替換後「都了切」一音沒有同音字的情形有共同之處。⁶⁴

在 4.1.3 節我們指出「嗅₂許救切→嗅₁香仲切」有可能是一個規則語音演變。但是，即使是規則音變，它無疑也只發生在極個別的方言中，因為在當代漢語方言中我們沒有發現與此平行的例子。而「嗅₁」目前擴散到了如此廣大的地區。在此，我們還是能夠看到回避「許救切」這個音的心理。對後來接受「嗅₁」的方言來說，「嗅₂→嗅₁」應該是避「許救切」這個音本身的諱。

引用文獻

- Akitani, Hiroyuki (秋谷裕幸). 2005. *Zhenan de Mindongqu Fangyan* 浙南的閩東區方言 [Studies of Eastern Min Region Dialects in Southern Zhejiang]. Taipei: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, Academia Sinica.
- Akitani, Hiroyuki (秋谷裕幸). 2008. *Minbeiqu San Xian Shi Fangyan Yanjiu*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 [Studies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Three Counties in Northern Min Region]. Taipei: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, Academia Sinica.
- Akitani, Hiroyuki (秋谷裕幸), & Xiangdong Xing (邢向東). 2010. *Jinyu, Zhongyuan Guanhua Fenhepian zhong yu nanfang fangyan tongyuan de gu ciyu* 晉語、中原官話汾河片中與南方

⁶³ 以上據《集韻·宥韻》。避諱有時可以很隱蔽，參看平山久雄〈昆明為什麼不讀 Gunming?〉，《平山久雄語言學論文集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05年。

⁶⁴ 參看汪維輝(2013)。

- 方言同源的古詞語 [On old words in Jin dialects and Fenhe dialects of Zhongyuan Mandarin, kept same derivation as southern dialects]. *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[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]* 2010.2:105–110.
- Baxter, William H., & Laurent Sagart. (n.d.).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(Version 1.00). Online: <http://crlao.ehess.fr//document.php?id=1217>. [Accessed 8-22-2011]
- Cao, Zhiyun (曹志耘). 1996. *Yanzhou Fangyan Yanjiu 嚴州方言研究 [A Study of Yanzhou Dialect]*. Tokyo: Kohbun.
- Cao, Zhiyun (曹志耘). (ed.) 2008. *Hanyu Fangyan Dituji 漢語方言地圖集 [Chinese Dialectological atlas]*. Beijing: The Commercial Press.
- Cao, Zhiyun (曹志耘), & Hiroyuki Akitani (秋谷裕幸). (eds.) *Wuyu Wuzhou Fangyan Yanjiu 吳語婺州方言研究 [A Study of Wuzhou Subgroup of Wu Dialect]*. Manuscript.
- Cao, Zhiyun (曹志耘), Hiroyuki Akitani (秋谷裕幸), Itsuku Ōta (太田齋), & Rixin Zhao (趙日新). 2000. *Wuyu Chuqu Fangyan Yanjiu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 [A Study of Chuqu Subgroup of Wu Dialect]*. Tokyo: Kohbun.
- Chang, Yuanyuan (常媛媛). 2009. “Wen” yu “xiu” de lishi tihuan yanjiu 「聞」與「嗅（臭、嗅）」的歷時替換研究 [Research on the diachronic replacement of “wen” and “xiu”]. *Nanyang Shifan Xueyuan Xuebao 南陽師範學院學報 [Journal of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]* 2009.8:53–54.
- Deng, Yurong (鄧玉榮). 2005. *Guibei Pinghua yu Tuiguang Putonghua Yanjiu: Fuchuan Xiushui Jiuduhua Yanjiu 桂北平話與推廣普通話研究：富川秀水九都話研究 [A Study of Northern Guangxi Pinghua Dialect and Promoting Mandarin: A Case Study of Jiudu Dialect in Fuchuan and Xiushui]*. Nanning: Guangxi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.
- Deng, Yurong (鄧玉榮). 2008. Guangxi Zhuangzu zizhiqu ge minzu yuyan jian de xianghu yingxiang 廣西壯族自治區各民族語言間的相互影響 [Mutual influence of languages/dialects in the Guangxi Zhuang Nationality Autonomous Region]. *Fangyan 方言 [Dialect]* 2008.3:204–215.
- Dimmendaal, Gerrit J. 2001. Areal diffusion versus genetic inheritance: an African perspective. *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*, ed. by Alexandra Y. Aikhenvald & R. M. W. Dixon, 358–392. Oxford &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Fang, Songxi (方松熹). 2000. *Yiwu Fangyan Yanjiu 義烏方言研究 [A Study of Yiwu Dialect]*. Hangzhou: Zhejiang News Press.
- Fu, Donghua (傅東華). 1962. Guanyu “wen” de ciyi 關於「聞」的詞義 [On the meaning of “wen”]. *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[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]* 1962.10:480–482.
- He, Kailin (賀凱林). 1999. *Xupu Fangyan Yanjiu 溱浦方言研究 [A Study of Xupu Dialect]*. Changsha: Hunan Education Press.
- Hirata, Shoji (平田昌司) et al. 1998. *Huizhou Fangyan Yanjiu 徽州方言研究 [Studies of Huizhou Dialect]*. Tokyo: Kohbun.

- Hirayama, Hisao (平山久雄). 1967. Chuko Kango no on'in 中古漢語の音韻 [Middle Chinese phonology]. *Chûgoku Bunka Sôsho 1: Gengo* 中国文化叢書 1 言語 [Chinese Culture Book Series 1: Language], 112–166. Tokyo: Taishûkan Shoten
- Hirayama, Hisao (平山久雄). 1992. Chugokugo ni okeru hikikaishi to hikikaion 中國語における避諱改詞と避諱改音 [Taboo causes vocabulary-change and phonological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]. *Mimei* 未名 10:1–22. Kobe: Chinese Study Section, Faculty of Letters, Kobe University.
- Hong, Chengyu (洪成玉). 1989. Shi “wen” 釋「聞」 [On the meaning of “wen” in Chinese]. *Beijing Shifan Xueyuan Xuebao* 北京師範學院學報 [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College] 1989.5: 107–112.
- Hong, Chengyu (洪成玉). 1996. “Wen” de chuyi ji qi juti yongfa 「聞」的初義及其具體用法 [On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usage of “wen”]. *Gu Hanyu Yanjiu* 古漢語研究 [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] 1:94–104. Beijing: Zhonghua Book Company.
- Hou, Bo (侯博). 2006. “Wen” de ciyi yanbian shenceng dongyin tanze 「聞」的詞義演變深層動因探蹟 [Toward a deeper investigation of the motivation of semantic change in the word “wen”]. *Yuwen Xuekan* 語文學刊 [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] 2006.7:143–146.
- Huang, Shuxian (黃樹先), & Xiaoli Wu (武曉麗). 2009. Hanyu hexinci “bi” yinyi yanjiu 漢語核心詞「鼻」音義研究 [The study of Chinese core word “bi”]. *Yuyan Yanjiu* 語言研究 [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] 2009.2:70–77. Also in Shuxian Huang. 2010. *Hanyu Hexinci Tansuo* 漢語核心詞探索 [O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re Words], 162–163. Wuhan: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.
- Huang, Shuxian (黃樹先). 2012. *Bijiao Ciyi Tansuo* 比較詞義探索 [Studies in Comparative Word Meaning]. Chengdu: Bashu Shushe.
- Huang, Xuezhen (黃雪貞). 1993. *Jiangyong Fangyan Yanjiu* 江永方言研究 [A Study of Jiangyong Dialect]. Beijing: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.
- Li, Rong (李榮). (ed.) 2002. *Xiandai Hanyu Fangyan Da Cidian*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 [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Dialects]. Nanjing: Jiangsu Education Press.
- Li, Rulong (李如龍), & Song-Hing Chang (張雙慶). (eds.) 1992. *Ke Gan Fangyan Diaocha Baogao*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[An Investigation of Ke and Gan Dialects]. Xiamen: Xiamen University Press.
- Lin, Haiquan (林海權). 2007. “Wen”, “zhong” de yizhong yongfa 「聞」、「種」的一種用法 [A special usage of “wen” and “zhong”]. *Cishu Yanjiu* 辭書研究 [Lexicographical Studies] 2007.5:144–146.
- Liu, Jian (劉堅). 2005. *Jindai Hanyu Duben* 近代漢語讀本 [A Reader of Pre-Modern Chinese Texts] (revised edition). Shanghai: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.
- Luo, Futeng (羅福騰). 1997. *Muping Fangyan Cidian* 牟平方言詞典 [Dictionary of Muping Dialect]. Nanjing: Jiangsu Education Press.

- Luo, Shusi (羅書肆). 1984. Lue lun “shi” yu “jian”, “ting” yu “wen” ji “xiu” yu “wen” benyi shang de qubie 略論「視」與「見」、「聽」與「聞」及「嗅」與「聞」本義上的區別 [On distinction between original meanings of “shi” and “jian”, “ting” and “wen”, and “xiu” and “wen”]. *Wuhan Daxue Xuebao* 武漢大學學報 [*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*] 1984.1:44–52.
- Norman, Jerry. 1988. *Chinese*. Cambridge &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Ōta, Itsuku (太田齋). 1996. Jin fangyan changyong cihui zhong de teshu ziyin: “jinri” he “jinnian” 晉方言常用詞彙中的特殊字音:「今日」和「今年」. *Shoujie Jin Fangyan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* 首屆晉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[*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Jin Dialects*], ed. by Qingyan Chen, Qin Wen, Huiyun Shen & Quansheng Qiao, 63–69. Taiyuan: Shanxi Colleges Union Press.
- Ōta, Tatsuo (太田辰夫). 1950/1953. Kindaigo ni okeru hishi’iteki doushi no keisei ni tuite 近代語における非恣意的動詞の形成について [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on-volitional verbs in Pre-Modern Chinese]. *Zhongguoyu Zazhi* 中國語雜誌 [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] 5.6:45–46. Chinese translation: Jindai Hanyu “wu xin” de dongci de xingcheng guocheng 近代漢語「無心」的動詞的形成過程, translated by Wenbin Chen.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[*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*] 1953.10:29–30.
- Peking University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(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). 1995. *Hanyu Fangyan Cihui* 漢語方言詞彙 [*Vocabularies in Chinese Dialects*] (2nd edition). Beijing: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.
- Qi, Niansheng (戚年升), & Zhonglin Zha (查中林). 2010. “Wen” dui “xiu” de lishi tihuan 「聞」對「嗅」的歷時替換 [The diachronic replacement of “wen” into “xiu”]. *Yibin Xueyuan Xuebao* 宜賓學院學報 [*Journal of Yibin College*] 2010.2:103–106.
- Qian, Nairong (錢乃榮). 1992. *Dangdai Wuyu Yanjiu* 當代吳語研究 [*Studies of Contemporary Wu Dialect*]. Shanghai: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.
- Qin, Yuanxiong (覃遠雄). 2005. Guinan Pinghua gu “xiao”, “xia”, “yun”, “yi” mu zi de duyin 桂南平話古曉、匣、云、以母字的讀音 [The pronunciation of words with “xiao”, “xia”, “yun”, and “yi” initials in Southern Guangxi Pinghua dialects]. *Fangyan* 方言 [*Dialect*] 2005.3: 209–218.
- Wang, Weihui (汪維輝). 2008. Guanyu Shanggu Hanyu hexincibiao de queding de jige wenti: ping “Lun hexinyusubiao de queding: yi Shanggu Hanyu wei li” (Chen & Wang 2006) 關於上古漢語核心詞表的確定的幾個問題: 評〈論核心語素表的確定: 以上古漢語為例〉(陳、汪 2006) [Issue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basic words in Ancient Chinese: review of “On the definition of kernel morphemes: the case of Old Chinese” by Chen Baoya & Wang Feng]. *Yuyanxue Luncong* 語言學論叢 [*Essays on Linguistics*] 38:11–29. Beijing: The Commercial Press.
- Wang, Weihui (汪維輝), & Hiroyuki Akitani (秋谷裕幸). 2010. Hanyu “zhanli” yi ci de xianzhuang yu lishi 漢語「站立」義詞的現狀與歷史 [Synchronic distribution and diachronic

- development of the words with the meaning “to stand” in Chinese].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[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] 2010.4:299–310.
- Wang, Weihui (汪維輝). 2013. Shuo “niao” 說「鳥」 [On meanings and forms of the Chinese word “niao (bird)”. *Ota Itsuku, Furuya Akihiro Ryo Kyoju Kanreki Kinen Chugoku Gogaku Ronshu* 太田齋・古屋昭弘兩教授還曆記念中國語學論集 [Festschrif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Professor Itsuku Ota and Akihiro Furuya on Their 60th Birthday]. Tokyo: Kohbun.
- Wang, Fengyang (王鳳陽). 2011. *Gu Ci Bian* 古辭辨 [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Word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] (enlarged edition). Beijing: Zhonghua Book Company.
- Wang, Wensheng (王文勝). 2012. *Wuyu Chuzhou Fangyan de Dili Bijiao* 吳語處州方言的地理比較 [A Geographical Comparative Study of Wu Dialect Chuzhou Subgroup]. Hangzhou: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.
- Wang, Xueqi (王學奇). 1982. Ciwei “lao” “dao” “nao” zai gudian xiqu zhong de teshu yongfa ji qita 詞尾「老」「道」「腦」在古典戲曲中的特殊用法及其它 [Special usages of suffixes “lao”, “dao”, and “nao” in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texts and related issues]. *Huanggang Shizhuan Xuebao* 黃岡師專學報 [Journal of Huanggang College] 1982.1:55–58.
- Wang, Xueqi (王學奇), & Jingzhu Wang (王靜竹). 2002. *Song Jin Yuan Ming Qing Qu Ci Tongshi* 宋金元明清曲辭通釋 [Annotation of Qu and Ci Poems in Song Jin Yuan Ming Qing Periods]. Beijing: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.
- Wang, Ying (王鏞). 1997[2004]. Shi lun “tonggan shengyi”: cong “wen” zi shuoqi 試論「通感生義」：從「聞」字說起 [A discussion of semantic extension through synaesthesia: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word “wen”]. *Yuyan Jiaoxue yu Yanjiu* 語言教學與研究 [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] 1997.4:23–28. Also in Wang, Ying. 2004. *Jindai Hanyu Cihui Yufa Sanlun* 近代漢語詞彙語法散論 [Essays on Vocabulary and Grammar in Pre-Modern Chinese], 104–109. Beijing: The Commercial Press.
- Xia, Jianqin (夏劍欽). 1998. *Liuyang Fangyan Yanjiu* 瀏陽方言研究 [A Study of Liuyang Dialect]. Changsha: Hunan Education Press.
- Xie, Xiaoming (謝曉明). 2011. “Wen” de ciyi fazhan ji qi yu “xiu” de gongshi bijiao 「聞」的詞義發展及其與「嗅」的共時比較 [On the change of the meaning of “wen”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“wen” and “xiu”]. *Hanyu Xuexi* 漢語學習 [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] 2011.6: 32–38.
- Xu, Junxia (徐俊霞). 2003. “Wen” de ciyi yanbian 「聞」的詞義演變 [The alternation of the meaning of “wen”]. *Henan Jidian Gaodeng Zhuanke Xuexiao Xuebao* 河南機電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[Journal of Henan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llege] 2003.2:98–99.
- Xu, Shiyi (徐時儀). 1999. “Wen” de ciyi yanbian dishan kaotan 「聞」的詞義衍變遞嬗考探 [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eaning of “wen” in Chinese]. *Zhongguo Yuwen Tongxun* 中國語文通訊 [Newsletter of Chinese Language] 52:35–42.

- Xu, Zhiming (徐之明). 1999. *Guiyang Fangyan Cidian de yongzi wenti* 《貴陽方言詞典》的用字問題 [Some character-using problems in the *Dictionary of Guiyang Dialects*]. *Fangyan* 方言 [Dialect] 1999.2:146–149.
- Xu, Baohua (許寶華), & Ichiro Miyata. (宮田一郎). (eds.) 1999. *Hanyu Fangyan Da Cidian* 漢語方言大詞典 [*Dictionary of Chinese Dialects*]. Beijing: Zhonghua Book Company.
- Yang, Zengwu (楊增武). 1990. *Shanyin Fangyanzhi* 山陰方言志 [*A Survey of Shanyin Dialect*]. Taiyuan: Shanxi Colleges Union Press.
- Yin, Menglun (殷孟倫). 1960. “Wen” de zhuanyi yongfa shidai haiyao zao 「聞」的轉義用法時代還要早 [The extensional meaning of “wen” is used earlier than thought befo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].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[*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*] 1960.5:216.
- Yin, Menglun (殷孟倫). 1962. “Wen” de ciyi wenti 「聞」的詞義問題 [Issues o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“wen”].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[*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*] 1962.11:496–501.
- Zhang, Yongyan (張永言). 1960[1999]. Ciyi yanbian er li 詞義演變二例 [Semantic change: two case studies].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[*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*] 1960.1:33–34. Also in Zhang, Yongyan. 1999. *Yuwenxue Lunji* 語文學論集 [*Essays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] (revised edition), 1–3. Beijing: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.
- Zhang, Yongyan (張永言). 1962[1999]. Zai tan “wen” de ciyi 再談「聞」的詞義 [Revisiting the meaning of “wen”].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[*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*] 1962.5:229. Also in Zhang, Yongyan. 1999. *Yuwenxue Lunji* 語文學論集 [*Essays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] (revised edition), 7–9. Beijing: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.
- Zhang, Yongyan (張永言). 1984[1999]. Cong “wen” de ciyi shuo dao Hanyu ciyuanxue de fangfa wenti 從「聞」的詞義說到漢語詞源學的方法問題 [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of Chinese etymology: the case of the meaning of “wen”]. *Hanyu Luncong* 漢語論叢 [*Essays on Chinese Language*] 22:50–55. Also in Zhang, Yongyan. 1999. *Yuwenxue Lunji* 語文學論集 [*Essays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] (revised edition), 10–18. Beijing: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.
- Zhang, Zhongtang (張忠堂). 2012. Hanyu biansheng gouci yanjiu: yi “chou” he “qi” wei li 漢語變聲構詞研究：以「臭」和「期」為例 [A study of initial derivation in Old Chinese: take *chou* (臭) and *qi* (期) as examples]. *Yuwen Yanjiu* 語文研究 [*Linguistic Researches*] 2012.2:25–29.
- Zhu, Xiaonong (朱曉農). 2004. Hanyu yuanyin de gaoding chuwei 漢語元音的高頂出位 [Sound changes on high vowels in Chinese dialects].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[*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*] 2004.5:440–451.

[Received 2 August 2013; revised 20 January 2014; accepted 24 January 2014]

Weihui Wang

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

Zhejiang University

Hangzhou, Zhejiang 310028, China

wangweihui@zju.edu.cn

Hiroyuki Akitani (corresponding author)

Faculty of Law and Letters

Ehime University

3 Bunkyo-cho, Matsuyama, Ehime 790-8577, Japan

kiyokoyaeko@gmail.com

Synchronic Distribution and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Words Encoding “to smell” in Chinese

Weihui Wang¹ and Hiroyuki Akitani²

Zhejiang University¹

Ehime University²

Words that encode the notion “to smell with (one’s) nose” are cross-linguistically basic words.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this category of words in Chinese, with respect to both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in modern dialects and diachronic evolution in history, and explanations of their synchronic-diachronic correlation. So far as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is concerned, words meaning “to smell” attested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are as follows: “聞” (wen2), “嗅” (xiu4)1-a, “嗅” (xiu4)1-b, “嗅” (xiu4)2-a, “嗅” (xiu4)2-b, “鼻” (bi2), “噴” (pen1), “聽” (ting1), “喇” (suo1), and □^h-陰上 (有音無字) (yinshang tone). Diachronic pattern of their evolution can be reconstructed as follows: {“嗅” (xiu4)2許救切 (xu-jiu qie)→“嗅” (xiu4)1香仲切 (xiang-zhong qie)→“聞” (wen2)→“聽” (ting1) 兼指 “聽” (also means “to listern”)}. The dominant lexical replacement during this diachronic evolution is {“嗅” (xiu4)→“聞” (wen2)}, where the denotation of “聞” (wen2) underwent a process of specialization, i.e. it originally denoted both “to hear” and “to smell (with a result meaning)”, but then exclusively referred to the latter one, and afterwards “to smell (without a result meaning)” which was earlier expressed by “嗅” (xiu4). “聞” (wen2) started meaning “to smell (without a result meaning)” around East Jin period (4th century AD), and replaced “嗅” (xiu4) as a dominant word in northern dialects of Yuan dynasty (13th century AD), which is probably motivated by taboo to some extent.

Key words: words encoding “to smell” in Chinese, synchronic distribution, diachronic evolution, Chinese dialects, history of Chinese vocabulary